

二爷是我的紧隔壁邻居，他家的后檐墙就是我家的院墙。二爷姓陈，因在家兄弟排行老二，街坊邻居都叫他二爷。

二爷年轻的时候在厂里上班，是位有技术、有经验的大师傅。二爷最拿手的活是敲白铁皮，一张薄薄的白铁皮经他三下五除二地捣腾，便迅速成型。这时二爷则熟练地操起大铁剪，根据需要的尺寸下好料，接着便将剪下的白铁皮敷在他那张千疮百孔的木凳上，小木锤、小木棒轮换着敲打。经过二爷的千锤百炼，便开始派上用场。我们这里管这种手艺叫“敲白铁”，所谓白铁皮，就是镀锌铁皮，常用来修补铝制的锅底、水壶等，有时二爷还用来替别人敲屋檐下的落水斗。二爷休息在家给别人做活的时候，戴着一副老花镜，半架在鼻梁上，谁从他面前过，他会抬起眼睛越过镜片扫描一下。他手持的白铁皮在阳光下银光闪闪，发出脆崩崩的声响，动作幅度大的时候，会发出有点像夏天雨季时的闪电声。每次在家听到这熟悉的声音，我便知道二爷开始干活了。二爷的手艺特精，找他加工、补漏、做东西的街坊邻居很多，有的还从大老远的南门慕名寻来。二爷做的东西讲究，不仅好看，而且耐用。记得二爷用不锈钢给我做过一把小刨子刀，看上去小巧玲珑，锃亮锃亮的，别人都以为是在商

如果要问我十五年军旅生涯有哪些苦恼的事，头一件要算刚入伍时配发给我的军被。

26年前冬天的一个清晨，我从县武装部欢天喜地地领到了被装物资。拿到后，就迫不及待地跟人家学着打起被包来，没用多久，三横两竖的外形就有了行军被的样子。

到了新兵连，首要工作就是学习整理内务，叠被子是其中最主要的内容。班长要求我们把被子叠得有棱有角，要像豆腐块一样耐看。每天训练结束后，我们就被集合到操场上压被子。被子整块地铺在水泥地上，用小板凳在上面不停地来回碾压，一直压到棉絮板扎为止。为了方便找准折叠的位置，我们还用笔在被子上划上记号线。有些战友为了让被子叠出的棱角更鲜明，有时甚至用一点点水洒上去。

尽管我跟战友们一样用心，也花了同样的时间，但是我的被子叠得始终没有战友们的好看。班长为了减小对全班内务评比成绩的影响，把我安排到了上铺睡觉。这也就罢了，大不了我比别人费点事，也吃不了什么

好的家风源于好的家教，好的家教影响一代乃至几代人，和谐的家庭离不开好的家教和家风。

小时候我们家四代同堂，一共10口人，父母亲良好的人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。从我记事起，母亲就谆谆教导我，要好好学习，勤奋做事，诚恳做人，尊重长辈，孝敬老人，将来走上社会要堂堂正正做人。记得有一次早上去学校上学，因为我总是第一个到校，当走到我的座位时，发现一个钱包，拉开一看，里面有几张5元、10元人民币和各种布票粮票。在当时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，这么多钱还是蛮诱人的。是交给老师，还是自己昧起来？如果自己不声张，也不会有人知道的。正当我犹豫矛盾之时，耳边响起妈妈的教诲：捡到东西要交公，不是自己的东西坚决不能拿！于是果断将钱包送到老师手里。事后我才知道，钱包是头天晚上村里一个扫盲的妇女在我座位上不小心掉下的。晚上人家特地买了糖果到我家，一边说着感谢的话，一边将糖果往我口袋里塞。我心里真是美极了，一家人也跟着高兴。

我的父亲弟兄二人，大伯承继给二爹爹家，奶奶与我们在一起生活，单独住在大伯家的一间厢房里。由于奶奶上了年纪，每天的早饭由妈妈做好后，送饭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。当时

二爷

□ 黄士民

场里买的。用这把刨子刀刨出来的苹果，光溜溜的，一点都不会多沾苹果肉，刨出来的苹果皮厚薄一致，均匀得像机器加工的。每次手拿小刨子刀刨出的苹果，我都十分得意，巷子的小伙伴们看着眼馋呢。

二爷做事特认真，他承揽的活，没一件马虎，没一件返工，板板正正。二爷平常喜欢咪口小酒，常常用陶瓷大壶去街上的酒坊一次性装满，放上枸杞之类的药材浸泡。每年劳动节一过，天气开始暖和，二爷每天傍晚就端出一张小方桌，手拿一张小竹椅，坐到家门口的巷子里，慢喝细品。初夏季节，他酒杯里飘出的醇香弥漫整条小巷，街坊邻居都知道二爷喝上了。二爷喝酒的菜算不上精贵，但他对下酒菜和做手艺一样讲究，绝对是精烹细作。他喝酒常常喜欢两个小菜，一是油炸花生米拌香菜，二是臭豆腐烧茼菜秆。二爷的油炸花生米油温掌控得恰到好处，花生米通身透亮，外壳泛着橙黄色，与刚用开水过完的绿油油的香菜搅拌到一起，要色有色，要香有香。臭豆腐和茼菜秆用火文火慢煮后散发出特有的味道，老远都能嗅到。每

“恼人”的被子

□ 谢文龙

亏。但是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。

一天中午，我们训练结束回连队，突然发现操场上横七竖八地散布着许多床被子。当时我的头皮一麻，心里立即祈祷起来，但愿没有我的被子！真是怕什么有什么！到了宿舍一看，我的床铺空荡荡的，就像刚收割过的小麦地一样杂乱无章，我知道大事不好了。那天全连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，组织内务大检查，凡是叠得不合格的被子统统被扔到了操场上，我的被子“光荣”在列。

更没想到的事接踵而至！午饭后，值班班长把我们几个被子被扔下楼的战士拉去扫厕所，作为对我们的惩罚。要知道，连队指导员前一天刚表扬过我写的诗歌，还准备让我在全连晚会上朗诵呢，这时候出这个丑事，那一刻的心情就像咸亨酒店里的客人戏问孔乙己偷别人东西一样，直觉得有辱斯文。

家风

□ 冯长权

的年代要上工，为不耽误上工而多挣些工分，早饭是吃得比较早的，送给奶奶的早饭也相应的要早一些。春秋夏季还好一些，一到冬天，我还在热乎乎的被窝熟睡，就被妈妈叫醒，送早饭给奶奶。这一送就是整整十年，直至奶奶88岁寿终正寝。奶奶临终前将我叫到床边，拼着最后的一口气教我，要坐有坐相，站有站相，吃有吃相，稳稳重重，斯斯文文；要有诺必信，成材先成人。奶奶的遗言使我受益非浅，至今仍影响着并伴随着我的一生。

工作后，时常听到同事聊到家风。今天谁家孩子闯了祸，是家风问题；明天谁家男人犯了法，是家风不好……有一次我问妈妈，我们家的家风是什么啊？妈妈告诉我，我们家的家风就在日常生活中，体现在平时的待人接物里。背后别人议论你的时候，不被别人戳脊梁骨，对你竖起大拇指，夸你是好人，这就是好家风。

记得有一次临近中午下班时间，一位老人来柜台办理业务，是我接待了他。他办完就匆忙走了，将一只黑色皮包遗忘在柜台上。当时谁也没有在

逢这个点，我就会从家里溜到二爷的小酒桌边，顺手沾上几粒花生米，一粒接一粒扔进嘴里，又香又脆。这时二爷会端起他那青花瓷小酒杯，用力咪上一口，在发出“吱”的一声之后，慢条斯理地对我说：再弄两颗。

二爷朴实朴素，做人做事都挺认真。上班时穿的一身工作服虽然有点褪色，但板板扎扎。二爷上班总是提前十分钟到厂里，把一些准备工作做在之先，干起活来丁是丁卯是卯。二爷最让大家伙儿敬佩的是他的公私分明。时常有人劝他将厂里维修多下来的边角料带回家用，他不仅断然拒绝，而且很严肃地说：公家的东西姓公，不姓陈。

二爷浓眉大眼，中等个头，古铜般的肤色，看上去很敦厚。二爷退休后喜欢健身，最爱陈式太极拳。二爷身板挺硬朗，六十多岁时还能贴着墙边双手着地倒立。春天的早晨，二爷常穿一套白色的练功服在巷子最东头伸臂跨腿，阳光洒在二爷雪白的衣服上，现出一层好看的橙红，随着他舒缓的动作慢慢游走，甚是好看。

搬家以后，有好长时间未见过二爷。有一次在老街上遇见他，依旧神清气爽，笑容可掬。前些年听邻居说，二爷走了，走得很安详。挺想念二爷，想念他打太极拳的样子，想念他做的油炸花生米……

考上军校后，被子的事情提前终止了我的喜悦。那天放学回宿舍，我的被子因为内务检查又被扔到了操场上，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从下铺调整到了上铺，这与新兵连的命运何其相似！

军校毕业后的一个偶然机会，我与当年带我们去打扫厕所的班长一起吃饭。酒过三巡，就聊到了新兵连的话题，自然也说了我被处罚的事情。我说：“感谢班长当年教育我们，让我们认识到错误，不然也不会有我的今天。”班长本来还想准备说点什么，一听我说到被子的事，半天没说出什么话来，就说了一句：来，干一杯！

当兵第八年换发新军被，领到新被子后，没花多少工夫就叠得横平竖直、棱角分明，放在床上非常耀眼，就像切好的豆腐块一样，怎么看怎么满意。排里的战士们都说：排长，你的被子叠得真漂亮！

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！到这时候我才知道，让我苦恼了近八年的被子真不是我的技术不好，而是被子的先天不足，难怪古人要说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”呢。

意，我们中午关门时才发现，老人早已不见了踪影。在场的几位同事一同打开皮包，里面有现金、存折、一本记账本，还有发票等物品，没有发现姓名、电话号码等联系方式及有用的线索。大家决定，先保管好，等人家找来时再还给人家。就这样半个月过去了，仍没人来认领。看着已经落了一层灰的皮包，我不禁替老人着急起来，老人丢失了皮包指不定有多焦急呢！我利用中午休息时间，根据账本上记录的某某什么时间除了什么物品，谁谁什么时间拿了什么东西，断定老人是开小店的，小本子是用来记账的，再根据赔账人的姓名去寻找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在砖场村村东头一家小卖部里找到了失主。原来老人当时还以为落在公交车上了，特地跑到公交车站一辆车一辆车地去找，结果失望而归。现在有人将包送上门，真是喜出望外！老人握着我的手使劲地晃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。站在一旁的老人的儿子对我说，包里的钱丢了是小事，账本丢了很多账就要不回来，损失可就大了。周边的邻居闻此消息纷纷围了上来，直夸我是个好人，好人有好报呢！事后，老人专门请人用大红纸写了一封感谢信送到我单位，还在单位门口放了一挂鞭炮，引得路人纷纷驻足围观，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。



平常人

□ 乔菊琴

我们家老陈没有当过兵，也没有上过大学，在我们那个年代吃供应粮的人，这两样只要摊上一样，人生的轨迹就可能与多数平常人大不同，至于后来能蹦多高、跳多远，就要取绝于能不能进一步发展、是否有真才实学，当然也不排除大概率的运气。人生有得失，此事古难全，得到的未必全是自己想要的，失去的也未必是自己不想丢弃的，他常常这样自我安慰。其实，1977年恢复高考，他是努力过的，那时候，白天下地干农活，晚上煤油灯下翻书本，但是没有能够跨进大学门槛。他说，那时候的考题并不是太难，应该是复习不充分，怨不得“煤油灯”。后来知青回城当了工人，改变了状况，也就“乐不思蜀”了。平常人大约就是这样，小富则安，守着一亩三分地，老婆孩子热炕头。但大学梦倒是没有变，他上过函授大学，并且取得一张“国家尚未承认学历”的文凭。继而，还读过几本小厚书。

在家里，或者是在聚会的场合，他言语不多，不是他不善于表达，而是开了头，下面就把“表达”的机会留给了别人。别人谈兴正浓时，滔滔不绝，他不愿意打断话头，虽然觉得有些啰嗦，说不到正题。

他弟弟“夸”他做事情有些小“讲究”，好听的说是“板扎”，不好听的说是“怪癖”。放一样东西，总是规规矩矩，直就是直，横就是横，歪了一点不行。叠一床被子，非整得有棱有角，枕巾、床单非抹得不见一丝皱痕。晒件衣服、晾双袜子，一定抖展得舒舒服服，好像不这样，就晾晒不成似的。他的衣橱里，现穿的和暂时不穿的分得开开，连一双袜子、一条手帕、一顶帽子都演绎成“春夏秋冬”。我这个人不注意这些，凡事图个利索，免不了马虎。近墨者黑，最近几年，我发现他“收敛”了不少。改变不了别人，只得改变自己，他有这种无奈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他的

为着追随(外一首)

□ 杨正彬

你风中放飞的姿势，那么潇洒
也喜欢你在雨里奔跑的模样

没人的时候，特别会照着葫芦画瓢
把你放在手心，把你放在鼻翼

我其实常常无意躺下
里下河的冬天，始终裹挟某种膨胀

我的呼唤，不能到达盛事现场
拽一小块备用的配方

有时，我的感觉是灵敏的
那条河流穿过星空和我的身体

波涛涌动，火焰燃烧
你还是不肯停留，只会回眸一笑

刺满院孤寂一地冰冷，也罢

实践碰到我算是没有成功。

要说“讲究”，还真看不出他有多少讲究，没有名牌手表，没有名牌皮鞋，没有名牌大套，五妹婿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过，他是个“三不讲究”的人——烟酒茶不讲究，饭菜不讲究，发型不讲究。平时还硬要把萝卜丝吃出西洋参的味道来，一件旧衬衣舍不得扔，洗洗冬天穿，说是衬在里面不丢人。

咱乔家大院定期或不定期地有聚会活动，时间、地点明确之后，他必定准时赴约，甚至提前入场。守时和守信是他的原则，遇有特殊情况，必提前告知，不让别人久等。一个人让满屋子的人等，是对别人不尊重。对于不守时或有拖延症的人，他偶尔会直面“友情提醒”，理解的还好，不理解的就认为是“刺激人”。其实，听真话需要勇气，说真话有时会伤人，他应该懂得这个。

他爱惜粮食、水和纸张，几乎到了“吝啬”的程度。孩子的剩饭剩菜，他不舍得丢。写过的稿纸，反面会继续用。平时不用餐巾纸，喜用手帕，对小孩子浪费和乱丢面纸的行为，总要求他们改一改。一盆水总要形成几个用途，不知道在哪本书上看到的，他说节约用水就是延年益寿。我说，你有时一天洗三次澡，每天还刷四回牙，这叫不叫浪费？他说该用的必须用。在待人接物方面，他出手却很大方，买东西从不还价，他25元买条“比牛皮还牛”的皮带，有人花15元到手，他觉得小商小贩挣个小钱不容易。多年前凑够钱到商场买洗衣机，挑中后又发现外观有一点小瑕疵，他认为反正不影响使用，便不想麻烦营业员更换而直接拖回家。新冠疫情期间，他到社区主动捐了500元，作为一名普通党员，后来接着捐了50元。记得在水泥厂上班时，我的金耳环在耳朵上不知怎么弄丢了，也没听他说过什么。与这样的男人过日子，虽无气势如虹，但心里不担惊受怕。

作为平常人，干不成大事，把小事做做好，对得起自己，为别人着想，不伤害他人，他这样要求自己。

我在大雪之前的呼吸，因此不显惊慌

试着去做

试着去做，把不熟悉的一切
变成熟悉的模样
多看几眼，变成习惯

像一尾鱼，学会适应惊恐和追捕
学会适应居无定所。必要时候

练习跳跃，练习飞翔

要试着平息内心卷起的风暴
在迷茫的路口，努力伸展，接受
顺势推舟，顺势而为

从昨天的恶梦中醒来
一身冷汗未干。但必须笑着

晚风中，看星子们滑落人间

试着去遗忘，不断做减法
把自己变成谦卑的草根或尘埃

低至泥土，低至虚无